

怀旧故事

回到从前去打铁

王太生

某天,冯大贵约几个朋友去老工厂,想抡回大锤,回到老工厂打铁。打铁是一种原始的工艺,这种工艺,虽然原始,但很实用,看似简单,但不好学。冯大贵曾打过犁、耙、锄、镐、镰,也敲过菜刀、锯铲、刨刀、剪刀,还有门环、泡钉、门轴。

冯大贵从前是个锻工,年轻时真壮,背上隆起一块块腱子肉,腹有六块肌。自从退休后,冯大贵和一帮老哥们,在公园仍石锁。冯大贵说,真想回到从前,在农具厂淬火打铁。

老工厂是座时间仓库,里面存放着许多过去的东西,从实际诉求和精神满足来看,我们还是需要老工厂里曾经生产的那些唯美和纯真产品。

我们需要雨伞厂。伞,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审美,飘浮着最美丽的乡愁。虽然汽车年代,伞的作用日渐式微,但在故乡的雨中,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撑过一把伞,在早春的大地上行走。在那个烟雨迷蒙的黑白江南,我曾经多么迷惑和幻觉,能够撑一把油纸伞,在幽深的苏州雨巷,遇见一个有着丁香一样美丽而忧愁的姑娘。

我们需要家纺厂。在这个化纤年代,被许多东西逼得透不过气来,便开始怀念纯棉。一件纯棉布衣,对人的肌肤是一种熨帖,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所感,成了现代人返璞归真的标签,棉质的布匹,它们从棉花开始,被捻成纱线,千丝万缕,万缕千丝,织成布,从黄娘婆奶奶开始,便以一种安静的方式,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,铺展或温暖柔软的被褥床单,江南的蓝印花布,成了一种地道的中国文化符号。

我们需要农具厂,虽然有了大型机械,扒土机的一只手,可以轻易地扒起一、二吨重的泥土,但偶尔会有一、二块散发着热乎腾腾气息的荒芜之地,需要锄头和铁锹的精耕细作。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,那些铁器农具,往往很巧妙地拨开坚硬之土,把种子轻轻植入,让它做一个好梦。有时候,一把锋利的铁刀,还具有象征意味,能割去人们心头坏情绪的荒芜草茎。因此,

愚人码头

真相并不复杂,只是谎言太多

近期有一部来自西班牙的犯罪悬疑片,非常值得一看,那就是《看不见的客人》。

年幼有为的企业家多利亚与自己的小三劳拉外出度假,回家路上不慎与迎面而来的车相撞,导致对方司机身亡,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,因两人不可曝光的私情,变得棘手……

很多影迷们,为了吊足观众的胃口,往往喜欢故作神秘,但此片却反其道而行,故事的开始,看起来相当平淡、简单,甚至有点小乏味,然而这正是影片的妙处所在。

因为,每当你觉得,案子就是这么回事的时候,一个轻轻的角度切换,一个个小小的细节暴露,立即就让整个案情发生了大反转,而且是一次接着一次,让你的思想不停地转变,并开始渐渐迷茫而怀疑自己的判断力,直至剧终,故事达到高潮,让人在恍然大悟后,陷入久久的震撼之中。

拉开高走的剧情,实在是太过于了。

值得称道的是,这样一个悬念丛生的精彩故事中,并没有什么奇巧,而仅仅是充分利用了人性的真谛来进行布局。

多利亚陷入麻烦后,请来了资深律师古德曼为自己辩护,故事就在多利亚对案情的陈述和古德曼对案子的分析中展开,前者企图掩饰真相的狡黠谎言,和后者为了打赢官司,对谎言的不断拆散和补救,让案件经历了一次次推倒,再重建。这期间没有人在乎案件的受害者,是人性的自私与冷酷,让一本本不离奇的案件,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

导演奥利奥尔·保罗是编剧出身,十分擅长制造悬念,2012年他自编自导的《女尸谜案》,就曾令人惊艳,更能称得上的是,在一向追求出乎意料的悬疑片中,保罗还能保证故事的深度。《女尸谜案》里那场惊心动魄的复仇中,每个直接或

作家阎连科感慨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超级繁华的城市里,有钱可以随手买到尊严、爱情、别墅、汽车等一切现代生活的东西,但不一定可以买到种地的农具,农具厂确实是出锄头和铁耙的地方,我依稀听见那些“叮叮当当”掉火敲打的声音。

我们需要造纸厂。古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,经历挫、浸、捣、抄、烘等一系列工艺,制造出植物纤维纸,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,然而,每年夏收和秋收之后,那些一堆堆被收割的麦草或稻草,无家可归,被人以一种粗鲁的方式焚烧,田畴上空,浓烟滚滚,狼烟四起,其实,这些庄稼的茎,是可以送到造纸厂的,把那些麦草和稻草,截草成条,制作成一张张泛着柔光的纸,让孩子在纸上画他们的理想:河、树、鸟和房子,让那些起步的梦想,在纸上倾诉,而不是完全倚仗无纸化的电脑操作。

我们需要皮革厂。外祖父退休前,一直在皮革厂上班,外祖父在做皮箱子时,神情专注,用近似于净手梵香的心态,一点点地小心雕刻,不会对物品留下瑕疵。我见到过外祖父做的皮箱,那是经过几天的手工打磨之后,泛着暗淡光泽,散发皮革特有的气息,箱的手把,四角似乎留有手指摩挲的痕迹,静静地等候它的主人来领取。

我们需要雨伞厂。伞,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审美,飘浮着最美丽的乡愁。虽然汽车年代,伞的作用日渐式微,但在故乡的雨中,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撑过一把伞,在早春的大地上行走。在那个烟雨迷蒙的黑白江南,我曾经多么迷惑和幻觉,能够撑一把油纸伞,在幽深的苏州雨巷,遇见一个有着丁香一样美丽而忧愁的姑娘。

我们需要家纺厂。在这个化纤年代,被许多东西逼得透不过气来,便开始怀念纯棉。一件纯棉布衣,对人的肌肤是一种熨帖,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所感,成了现代人返璞归真的标签,棉质的布匹,它们从棉花开始,被捻成纱线,千丝万缕,万缕千丝,织成布,从黄娘婆奶奶开始,便以一种安静的方式,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,铺展或温暖柔软的被褥床单,江南的蓝印花布,成了一种地道的中国文化符号。

我们需要农具厂,虽然有了大型机械,扒土机的一只手,可以轻易地扒起一、二吨重的泥土,但偶尔会有一、二块散发着热乎腾腾气息的荒芜之地,需要锄头和铁锹的精耕细作。

主角多利亚,作为一个已婚出轨男,是一个道德缺失的人物。随后发生的事,其实就是一次对他的惩罚,因为如果他不出轨,就不会和劳拉去度假,不会着急回家而炒近路,不会发生那位让他陷入困境的车祸之中的。

出轨,就是整个案件的原罪,也是多利亚在片中的第一个谎言,即对妻子的欺骗。

消除谎言的最佳方法,就是说出真相,但那样就要承担坦白带来的痛苦,显然多利亚不想要这个痛苦,而是选择了隐瞒。

编造一个谎言,就需要说更多的谎言,最后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,直到崩盘,形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多利亚就是如此,带着侥幸的心理,一步一步走进深渊,最终陷入万劫不复。

如同片中说的那样,没有痛苦,就没有拯救。

假如车祸发生后,多利亚选择诚实,那么她外传虽然会曝光,生机会更困难,但并不会毁送这个人。一时的痛苦,换来的是长久的救赎,而掩盖过错,只会将小错误放大,最终受到更大的惩罚。

多利亚作出这种不明智的选择,并非因为不明白,实际上在他那一系列精心编造的谎言中,我们已经见识了他的高智商。他的最终失败,还是源于其道德的缺失,他的内心从未承认自己的出轨是一个错误,更未有过想要悔悟和救赎的心思。

所以,关于车祸后,多利亚选择诚实的假设,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。

在忌讳的表象之下,实质是一次对人性的批判,片名《看不见的客人》所指的,就是多利亚谎言伪装之下的真面目。

很多时候,真相并不复杂,而是人性莫测,谎言太多。

(紫色_神仙)

周末去哪儿
之十一

秋天,到炎陵打板栗去

相关链接

炎陵板栗特点

板栗颗粒饱满,皮薄肉厚、肉色金黄,熟板栗粒粒可口、香甜诱人,让人回味无穷。别看它小身体,可是有大内容,坚固的外壳内,营养尤其丰富。板栗属于坚果类,但它不像板桃,杏仁等坚果那样富含油脂。它不仅含有大量淀粉,而且含有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多种招牌营养素,素有“干果之王”的美称。

网友推荐的打板栗的地点:
中村瑶族乡平乐村,下村乡坳头村,十都乡石门村。

(本报综合)(本文部分图片及视频来自“领秀炎陵”)



大脚夫板栗

千金影视 9月29日

缝纫机乐队(2D 中文):	10:30 13:00 14:40 15:10 16:50 17:20 18:20 19:30 20:30 21:10 21:40 22:40
空手道(2D 中文):	10:30 19:00 19:30 20:00 20:40 21:10 21:40 22:45
王牌保镖(2D 英文):	10:00 13:20 14:10 15:25 16:15 17:30 18:20 19:40 20:25 21:05 22:30
篮球旋风 3:终极之战(3D 英文):	10:30 13:00 14:00 15:00 16:35 18:00 19:10 20:30 21:45 22:30
篮球旋风 3:终极之战(4D 英文):	20:00
蜘蛛侠:英雄归来(3D 英文):	15:00 22:00
看不见的客人(2D 英文):	10:20 13:10 14:00 15:10 17:10 18:20 19:10 20:00 21:10 21:45
战狼(2D 中文):	20:45

我在老城

李晓

在这个时代,有多少老城,已经灰飞烟灭。但城还在守望着城的老城,与其说守望老城,不如说是在凭吊着一种生活。有时我独坐在老城的家里,看到老屋子里一些老家具变老了,明显感觉屋子有了风,风呼呼呼地吹着,像是从森林里赶来,赶来收拾走这些曾经为树的灵魂。这些老家具变老了,尤其是,当它们褪去油漆,如褪妆的妇人,真实的肌肤,褪去我眼前,让我想起,年轻时的爱人,也在老屋子里变老了,皱纹,密布着烟火人生的眼窝。这些老去的家具,让我停下来,一寸一寸地沿着毛细血管一样的木纹,慢慢琢磨它,如琢磨着老去的亲人,已没有当年那么温润,害怕喊出声来。

这个老城的朋友,我断断续续、若有若无地交往着,常常恍惚他们的样子,或者存在,这些朋友,像风一样来来去去,多少生生死死变老,正是老朋友们的存在,我才看到老城如老树般开枝散叶。一个诗人还对我说过,真怀念从老城码头乘船去上海,要坐三天三夜的航程啊,一个人坐慢船,弄成了淡定逍遥心态,郭沫若今天呢,坐飞机游云驾雾,两个小时就落地了。

我也是在老城开始了恋爱,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,整日缠着我的恋人,在马路旁梧桐树的斑驳光影下穿行,老城有一口老水井,我趴在井口边,一眼望下去,只听深潭里水声如琴传来,我常常和恋人担着水桶,穿过几条老巷子,去井里用吊桶提水上采,我的恋人,就是用那井水给我泡苦茶的。

老城的下半城,到水下去了,但还在水声里荡漾,像我在一间老屋听一个老式录音唱片,大水就要漫进屋上来的日子,我和老城的熟人亲友,避见了不说话,就彼此沉默地穿上一层。像天上厚厚的积雨云,只要风轻轻一吹,就有一场倾盆大雨会来,我住在老城的朋友老去,一个人坐在老城的屋顶上,边喝啤酒边说些胡话,最后,他用塑料口袋装了房顶上几十片百叶盖住的瓦,想来险些抱住老屋前那棵黄葛树,失声痛哭起来,每到年关节,我总看到一些人,从远方而来,他们扶老携幼,站在大水边,像打着哑语一样指指点点。我明白,他们是在刻舟求剑,寻找着水下的老屋,而我,在光明的深水里,和老城的倒影,常常相卧而眠,寂静、温暖、缠绵。

一些大雾沉沉的天气,一些雨水纷纷的日子,哪怕撑上伞,我也会一个人爬上楼顶,望着雨雾迷蒙的老城出神。这个时候,我就在心中编织一幅地图,这个朋友在郭沫若街,那个朋友在郭沫若巷,这样一张联起来,一个城市就在迷雾中清晰起来,在雨水中温暖起来。

人到中年,秋意渐浓了,不断拆迁后的老城,一些倒像的老人很快在记忆里成为黑白,我给快要消失的老城,画一幅素描的冲动强烈,多画几幅带过的老城轮廓,我在一些老屋和老楼间,特地标注了几个符号,那些符号里,是我城中老朋友的家。